賓萌集

賓萌集序

蔭甫同年銳意著述蔣香泉中丞爲浙藩時曾刻其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行諸世而諸子平議亦次第授梓余私念君所著述如良金美玉有目者皆識之數年後君篋中書必盡爲人刊刻余與君同歲成進士又重之以婚姻獨不稍任剞劂之役無乃當仁而讓爲君子所笑乎因謀刻其詩文集而適從浙臬遷粵藩忽促以去未果也今歲書來并寄示春在堂詩編六卷則知君詩集已爲楊石泉方伯所刻矣愳然有高辛先我之懼乃移書請刻君文集君之文曰賓萌集蓋用呂覽高義篇比

於寶萌之義集凡五卷曰論篇曰說篇曰釋篇曰議篇
曰雜篇蓋從晏子春秋諫篇問篇雜篇之例余受而讀
之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說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
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信如君
言今之集即古之子而讀君集者猶讀子也彼襲周秦
諸子之貌以爲古者不足以語此矣刻既竟輒書所見
於卷端君尚有外集四卷皆駢儷之文已於杜小舫觀
察所刻故茲不及焉同治九年孟春寶應王凱泰

賓萌集目錄

或曰子之集分五篇篇各一卷自宋以來諸家文集有若是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若是何也曰子亦知文集之所自始乎蓋始於諸子也古之君子既歿而其徒謀次其行事與其文詞以傳於後若管子晏子是也此則

文集之權與故荀子書有賦篇焉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於諸子於是集目以多而文日以卑矣吾用晏子春秋諫篇問篇雜篇之例分劉蕺集爲五篇以類相從蓋吾文雖不逮乎古而今之集卽古之子則吾猶及知之也因書于目錄之後以告觀者焉

論篇　賓萌集一　德清俞樾

丹朱商均論

孟子曰丹子朱不肖商均亦不肖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嗚呼啟則賢矣而丹朱商均豈必皆不肖哉武王數紂之辠後世猶疑之而況丹朱商均乎當堯之時而有舜當舜之時而有禹此丹朱商均所以不有天下也益之德不及舜而功不及禹則天下不歸益而歸啟使堯不得舜舜不得禹天下固丹朱商均之天下也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丹朱商均而有天下其視舜禹固有間矣而視太甲成王宜無媿焉然而曰不

肖者何也曰仲尼之子不能復爲仲尼堯舜之子亦不能復爲堯舜以堯舜爲之父而責其子以必肖此亦難矣故丹朱商均謂之不肖可也謂之不賢不可也且夫以天子之子安然而處人臣之位不賢而能若是乎後世之君以百戰而得天下天下旣定中外無復異志而爭敓之禍常起於門內丹朱商均處禪讓之際拱手而去沒齒而無怨言所謂知命者歟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所難者以其子能安之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無所嫌者以二子之無言也昔武王克商使武庚不反則遂定矣武庚反而天下從之幾至於亂及微子事周然後

復定嗚呼天下之心可知矣夫使天下晏然戴舜禹以爲君者誰乎丹朱商均也聖人以萬全爲計非丹朱商均之賢則堯舜不敢與舜禹不敢受然則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丹朱商均之謂歟

鄭殺申侯論

異哉鄭之殺申侯也當是時鄭無人焉夫鄭之從楚天王命之宰周公主之非鄭之私計也爲鄭謀者宜告於齊曰鄭雖從楚非有貳心以王命之故君若以王命來惟命是聽夫齊桓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其敢因區區之鄭而犯不韙之名乎鄭之君臣聞有齊師則不知所以

爲計而姑殺申侯以說焉不知齊欲得鄭耳雖朝刑一士莫殺一大夫齊師猶在城下也魯僖公時齊伐魯魯使展喜犒師對以先王之命齊不敢伐而還使鄭人而知此則何以殺申侯爲哉且夫小國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惟知殺人以媚人其不至乎亡者幸也魯殺公子買卜以說于楚衛殺大夫孔達以說于晉皆非計也夫無辠而殺大夫且不可況爲敵國殺之乎彼敵國何厭之有殺其臣不足則有出其君以說之如衛成公者出其君不足則且有弒其君以說之如齊莊公悼公者是尚足以爲國乎漢景帝用袁盎之言殺鼂錯以謝七國

而七國不爲罷兵唐昭宗時李茂貞犯京師殺兩樞密使以謝之猶不足又殺杜讓能茂貞乃罷而唐亦旋亡矣宋韓侂胄謀恢復舉兵南下問首謀方信孺使于金爭之曰縛送首謀自古無之金人不可宋卒殺侂胄以首畀金夫侂胄之罪誠可誅矣而至於函首謝敵其國尚可爲乎昔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傅鞠武欲使入匈奴太子丹不可於是樊於期感其義至爲之死其後燕王喜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以說於秦而燕卒亡故夫殺人以媚人無策之甚者也

晉文公論

唐叔之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至晉文公而遂霸諸侯其言信矣楚成王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而晉爲三家所滅乃先諸侯而亡何哉烏乎晉之所以霸者其所以亡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今觀晉文與其臣所以取威定霸者皆陰謀也有陰謀者必有陰禍晉祚所以不永歟自古以陰謀勝人者莫加越句踐句踐雖能滅吳而數十年之後子孫竟亡於楚故知天下之重得之光明乃可以久得之曖昧終必失之漢高祖取天下於秦項之亂其事近正故傳四百餘年絶而復續旣篡於魏而昭烈建號於一

隅又數十年傳二世而後滅宋太祖之代周難言之矣故南渡之後不能繼光武之中興而益王之立於福州衛王之立於碙州亦不足以比蜀漢烏乎天道神明不於此而可見乎陳平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晉文之臣所與深謀者胥臣郤縠狐毛狐偃欒貞子之徒不久而子孫降於皁隸豈非晉之君臣皆有陰禍哉雖然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亡乃先於晉何也太史公曰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

爲本謀由是言之太公以陰謀與宜其祚之不永也

蹇叔論

有進說於其君者而君不聽則亦已矣必嘵嘵然語於衆曰君之爲此也吾知其不可也吾言於君而君不用也則似幸其有失以中其言不幸而其言果中則人主將有所甚愧且夫愧而能悔者賢主也豈可望之中主以下者哉是故古之大臣入以諍其君出不以告其子使與日者君無所愧於我君無所愧於我則今日棄之明日收之略不芥蔕於其胸昔秦穆公使孟明襲鄭蹇叔以爲不可及秦師既敗穆公益用孟明而不及蹇叔

豈蹇叔已死歟爲乎蹇叔年雖高有少年之氣才識有餘而不能藏雖不死猶不用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君臣之間豈好爲此戔戔小讓哉懼傷君心也今夫朋友之過猶必忠告而善道之而況君臣之間乎蹇叔一言不用則悻悻之氣不能自然既哭其師又訣其子必使通國皆知而後已秦師一敗崤函以西無不稱蹇叔之智而笑秦穆之愚秦穆何如主而肯屈於其臣乎一戰不勝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不責孟明以償事之罪乃不欲自任失人之咎而使蹇叔受知言之名也

夫王官之役晉人厭兵自不出耳非孟明之能勝晉也以兩敗易一勝兩戰之敗不以爲辱一戰之勝遂以爲功此秦穆之所以自解於國人也其後晉以一旅拒桃林之塞而秦遂不能東征諸侯偉一時之功貽數世之禍秦穆君臣不足惜然而激而成之者何人哉向使蹇叔諫而不用則杜門不出深自韜匿穆公始雖不用終必能悔悔而復用成功名於天下甚非晚也惜乎蹇叔才識有餘而不能藏也

晏平仲論

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豚肩不掩豆以

祭其所居湫隘囂塵而亦安之故太史公曰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重于齊焉乎嬰乎非徒儉者也古之君子敝車羸馬非衣惡食其自奉有嗇於所蓄者豈徒儉哉蓋處亂世之道也今夫君子誠不以衆人之匈匈而易其行然以一身而處乎匈匈之中則亦危矣彼君子何恃以處此曰君子之於亂世也天下雖忌之嫉之欲得而殺之而至觀其食無兼膳衣無完衣出無一宿之糧入無一日之積則雖其深怨積怒者不能不自愧不如而甚者至於太息泣下也何也天下之小人未始無是非之心也雖惡其剛直之節而不能不服其廉潔之行是

故處亂世犯衆怒而莫或傷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君子不幸而處此如之何而可歟曰藜羹疏食而能飽蓽門圭竇而能安親僮僕之役而能不以爲勞鬭妻子飢寒愁苦之態而能不以爲恥則無往而不可世之人所以貶其道屈其守者豈有他哉飢寒之弗能忍而勞辱之弗能堪也當晏子時齊多故矣而卒有以自全故曰晏子非徒儉者也

先穀論

邲之戰晉大夫見於傳者十有八人獨先穀堪其職耳晉師之出也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先穀欲戰戰而

敗則先縠爲無謀雖然晉之靈匹於楚晉之救鄭聞於諸侯皆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夫以區區之衞當齊屢勝之鋒其勢不敵而孫子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卒與齊戰然則以衞避齊且不可況以晉避楚而可哉且諸侯所以望晉而歸之者以晉庇我也今小國有急晉師遷延不出竟豈獨失鄭諸侯其誰不懈焉是故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者其所憂有在也若論其常則先縠之言萬世法也雖然如必敗何曰敗猶可也而不戰不可也天下之大勢不在一戰之勝負使先縠不以中軍佐濟而從桓子

之謀而歸則可以無邲之敗然自此諸侯並離楚益無忌天下之勢必且折而入於楚晉平公時楚滅陳蔡晉爲合諸侯而不能救遂以失霸吾惜其時之無先縠也或又咎先縠不從郤獻子之言而設備夫秦穆之伐晉也濟河焚舟項籍之救趙也沉舟破釜安有如晉人之設覆於敖具舟於河者乎設覆所以拒追者具舟所以濟逃者此非戰備乃逃備也邲之戰非將不具兵不衆患在人人未戰而期於必敗曹劌之論戰也曰夫戰勇氣也今成師以出未折一矢未絕一弦而能逆知其必敗而爲之備三軍之氣不戰而自挫矣何以戰乎夫備

豫不虞軍之善政也不備不虞焉入所以敗於制也是役也楚亦嘗爲備矣前茅慮無左轅右追蓐求鬬其設覆而具將也然則晉將何以待楚曰城濮以來楚之不競久矣觀其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以遇大敵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是晉固畏楚楚亦畏晉誠如先縠之意救鄭既遇鼓而進之車馳卒奔以乘楚軍則楚師雖衆可以一鼓走也烏乎先縠晉之良不幸與庸人共事不能成其功且不能保其身而或謂先縠召赤狄伐晉宜其死夫事固不可知鄢陵之役欒武子怨郤至之不從已也乃使楚公子筏告晉侯曰郤至

實召寡君夫以欒武子之賢稱於諸侯而猶爲此吾安知先轂之召狄不亦猶郤至之召楚哉

季札論

天下事其始不斷其後不勝悔君子於事之始來辨之以禮決之以義而守之以勇故雖事起倉猝之中變生智慮之外而終無累於其身且夫簞食豆羹之細一不愼終身悔況家國之際乎鄭人欲立子頁子頁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是亂國而禍君王也必殺令尹夫此二子者雖有剛柔之異而其勇一也故皆至於沒齒而無

恂吳壽夢之死也諸子以季札爲賢弟兄代立以求致
國乎札然札終不果立而僚光爭國乃至相弑爲平季
子賢者也皆惜其始之不斷也猶幸其諉於自處致國
闔閭歸老延陵死而有知尙可見壽夢於地下然爲季
子計終不若當壽夢之未死遜之諸侯以絕諸兄致國
之意則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古之人有行之者太
伯是也當壽夢之時札不能自引去至僚弑之後乃曰
吾受爾國是與爾爲簒也爾弑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
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札所以
處此者固得矣而豈知移此舉於壽夢未死之日尤爲

萬全哉故曰其始不斷其後不勝悔季子賢者也吾惜其始之不斷也

滕文公論

烏乎滕文公豈能用孟子哉其用孟子也無聊之思而已矣滕與齊梁界齊梁之國大而其勢彊欲其一旦舉國而委之匹夫如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辯豈可得哉滕則不然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介於齊楚岌岌不可終日蘇秦張儀之徒所不至而孟子獨來文公自度用孟子亦亡不用孟子亦亡是以用孟子而不疑也今夫文公之爲世子也知馳馬試劍而已其後知父兄

百官之不我足也而欲御天下賢者以自强足以遊宋而見孟子非知孟子賢也高其名也夫果高其名也則亦與馳馬試劍同爲戰國公子之常態而已矣彼許行者自楚之滕偕有數十人與之俱則其在楚可知也文公過宋旣見孟子其之楚也必見許行孟子言堯舜而許行言神農且以爲賢於孟子矣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此有爲而言之非虛言也烏乎吾安知許行之來非文公召之也哉不然許行與其徒捆屨織席足以自給彼何慕乎區區七十里之滕而來爲之氓也孟氏之徒不能知其事之本末故於文公來見書

其將之楚又書其自楚反而許行之來亦自楚而之滕此欲使後之學者有以得其故也或乃以滕之無成爲孟子病吾故備論之以見文公非能用孟子使文公而爲齊梁大國之君則亦齊宣梁惠而已矣

盆成括論

烏乎有才之難也孟子才之大者也盆成括才之小者也齊人於孟子則不能用於盆成括則始用之而終殺之其用之也君子不以爲僥其殺之也君子不以爲寃何者其才果足以用果足以殺也夫才小者始未有不用終未有不殺鄧析用於鄭殺於鄭文種用於越殺於

越吳起用於楚殺於楚李斯用於秦殺於秦豈始皆若
後皆不幸哉其才使然也賈誼鼂錯皆漢之才臣而誼
之才大錯之才小故誼廢逐而錯爲戮夫誼之才宜乎
不用錯之才宜乎不免也牛馬用於人殺於人鳥有鳳
獸有麟超然遠禍矣而不爲天下用才小者牛馬也才
大者麟鳳也今夫大木長者可爲棟楹短者可爲桷圓者可
爲輪直者可爲軸然皆不免於斧斤千尋之木萬夫不
能舉百牛不能輓則亦腐棄山中矣是故有才之難也
小才天下之所忌大才天下之所棄夫欲有濟於世而
無禍於身豈易言哉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无咎古

君子處於亂世與爲所忌寧爲所棄也

陳仲子論

醫者之用藥也將以補其氣之不足養其體之不充則非品之正性之良者莫敢用也至欲去其膏肓之疾而治其瘤癧癰疽之毒則雖可以殺人如烏喙蝮蝎之屬亦將用之而無所擇夫非不知其能爲人患也然而人之疾有非此無以治者則雖其毒足以殺人而亦醫者之所不廢今夫天下大矣其與乎吾道者固宜有之而世之君子必以爲非吾族也而攻之而絕之則亦未得醫者用烏喙蝮蝎之意矣陳仲子之廉至於辟兄離母

無親戚君臣上下是其爲臯固不勝誅而吾顧有取者何哉君子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爲萬世計期於無弊爲一時計期於勝弊當是時四公子之屬方以富貴聲勢傾天下士而范雎蔡澤張儀蘇秦之徒亦各挾其材辯取卿相之位及金玉錦繡而已矣夫上與下而惟利之知則天下之亂未有艾也天生陳仲子於此時或者其有意乎是故陳仲子而得遇孔子則宜未至於見絕也昔管仲之器孔子固嘗小之而又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小其器而亟稱其仁何哉孔子見天下之相尋於干戈而不得一日息

也以爲有如管仲者則兵革之禍可以少衰蓋深惜定哀之間莫能爲管仲也然而孔子之意豈欲後之君子不爲伊尹太公而爲管仲哉亦以爲一時之計而已矣吾故曰陳仲子而遇孔子則宜未至於見絕也烏乎君子有世道之責者當知一時之計異於萬世之計毋曰烏喙蝮蝎可以殺人而不可以已疾也天下其可得而治歟

伯魯論

趙簡子二子長曰伯魯次曰無恤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

幷失簡無恤詬之甚恐求其簡山之神中乃立無恤夫伯魯之所爲雖當人父子之閒無所覬覦有不至此者况世祿之家乎且伯魯愚妄如是則簡子固當知之必決之於此而後定何哉嗚呼古人之事未可以言語求矣蘇子曰以竄遁志是爲得之當是時晉日以衰而三家者日以盛晉之必爲韓魏趙也勢也彼伯魯者殆不義夫有晉而逃之者歟是故伯魯之志太伯之志也太伯知周之必代商伯魯知趙之必代晉也然則以千乘之國讓世無得而稱者其伯魯之謂歟三代以下能爲伯魯者陳思王也武帝欲立植爲太子而植不自修飾

飲酒無節以失其父之歡遂不得立此必有不義其父之所爲者矣吾觀周易蠱之爲卦皆以父子爲言至上九處卦之窮則其爻曰不事王侯高尙其志太伯伯[illegible]曹植之徒其有得於此義也夫

屈原論

屈原賢者也然而未若柳下惠焉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焉乎此不足以見己直而物憖也哉雖與之天下吾不以之榮雖奪之天下吾不以之辱而豈臧文仲

之徒所能爲之榮辱哉彼屈原者一爲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所讒則幽愁憂鬱之以死何其小也太史公曰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焉今讀其詞乃如婦人女子失意於人所爲者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又何怨原之言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夫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世人皆醉而我亦從之醉則不可若夫人自醉我自醒不亦可乎而何死乎且夫黃鐘之大固不與瓦釜爭鳴千鈞之任小豈與蟬翼較其輕重哉原之死吾惜之人固有一死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彼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何人哉而原為之死也賈誼弔屈原惜其不能去而死於楚然而滔滔者天下皆楚也原無往而不死也故必如柳下惠而後可以不死也

申韓論

自太史公有申韓原於道德之說而宋蘇氏論之曰不殺人不足為仁則殺人不足為不仁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斯言也如獄吏治獄鍛鍊周內而已烏足以服老莊之徒哉然則老莊之為申韓其故何也曰聖人之治天下必本於仁義仁者天下之所以生義者天下之所

以成仁義之道行而天下之性剛柔皆得其中婦人女子皆有[illegible]犯之容介冑匹夫皆有可觀之色何者所以感之者得其平也老莊之學一死生齊物我舉天下之大而歸之空虛充其意君臣父子之名可以不立禮樂刑政可以不設善可以無賞惡可以無罰天下之治亂可以不知相與以無事爲安而已矣嗟夫後世之天下能遂如大庭備成之世乎不能也有國家者不幸而用其說法倣而不知修事廢而不知舉天下靡然不可爲矣大風之起也行乎空中而已一遇崇山峻嶺迴遶之而使回則走巨石摧叢柯狀擲乎數十里之外求盡其怒

也水之注而東也渾渾浩浩而已一遇危磯險陝折之而使回則潰隄防毀城郭奔騰乎數百里之外未盡其怒也天下之勢無異於此老莊之說用於天下則所以感之者豈得其平哉智久不用人有餘智勇久不用人有餘勇鬱之也深蓄之也固其發之也愈烈而申韓之徒出其間矣吾觀漢初曹參用蓋公言淸靜無為文景因之而惕闊富溢無復限制武宣之世乃復尚嚴夫文景之後不能不為武宣則知老莊之後不能不為申韓也史公之論其以此發歟彼蘇氏者固未得其旨也

秦始皇帝論上

世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三皇異世不相襲禮法帝殊時不相沿樂是以蘇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秦人繼大亂之後其道固不能無異矣麻冕禮也而今也純儉則孔子從眾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然則變也者聖人所以通天下之窮也古之治天下者至於周而窮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周之爲治兼二代之所有而增二代之所無雖有聖人無以加之也夫無以加之則窮之道也故自平王東遷而諸侯放恣天下大亂及

戰國而知者騁其謀勇者奮其力以先王之道爲迂闊三代禮樂掃地無遺及秦有天下遂乃燔燒詩書投棄俎豆剏造百度自成一代之治秦滅漢興不能反古叔孫通之徒襍采秦儀而用之於是上自朝廷下至鄉黨皆秦之流風遺俗而成周之故固已不可見矣然則周秦之際古今之變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古者天下之地天子不得而私焉天下之田農夫不得而私焉秦廢封建而盡以天下之地歸天子廢井田而盡以天下之田予農夫於古人之意失之遠矣然而其事簡易至今未有以易之也此皆古今之變而秦不與焉是故秦之

所以二世而亡者非變古之罪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

秦始皇帝論中

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後李斯相秦用荀卿之說廢先王之制而壹用秦法後之論者因以爲李斯罪而并罪荀卿子烏乎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夫周秦之際天因將大有變易以開萬世之治當其時學士大夫皆見及之豈獨荀卿與其徒一二人之私言哉吾讀呂不韋之書有

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氏之書所采皆當時士大夫之說然則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秦雖不用李斯而呂氏之徒固在也以其說施於天下則亦李斯也豈必荀卿子哉當戰國時守先王之道而欲用之當世者莫如孟子孟子之道不行則天之意固可知矣彼荀卿呂不韋之徒不可謂不知天者

也周之衰也天下之國無大於秦楚繼周而有天下者非秦即楚耳荀卿子在楚呂不韋在秦其地之相去並遠而其言若合符節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變改古制猶夫秦也而後之儒者乃以變古爲始皇罪遂於數千年後欲得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也

秦始皇帝論下

昔周公制謚法使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秦始皇帝以爲如此則是臣子得議其君父也於是廢謚法而自稱始皇帝其子稱二世皇帝自二

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後之論者莫不以周公之制爲是而非始皇帝夫謚法非古也堯舜禹皆名耳未有謚也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何必周之是而秦之非哉周以前蓋有以十干爲號者然而以十干爲號則前後有時而相襲故成湯曰乙紂之父亦曰乙讀易者疑焉湯之孫曰甲武丁之子亦曰甲讀尚書者疑焉秦以世爲號則雖賢而不至於無別視古人十干之號或反勝之矣漢世諸事皆仍秦舊而獨復謚法然太史公於高帝紀曰上尊號爲高皇帝於文帝紀曰上尊號爲孝文皇帝稱尊號而不稱謚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

之嫌也則何如仍用秦法而以世紀謚後世浮文曰盛而謚號益繁唐德宗時顏真卿言元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而議者以陵廟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竟不果行夫使後世而亦如秦人之以世為號又安有此紛紛者哉是故秦人之制雖異於古未可盡以為非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夫禪之與繼至不一矣而孔子以為一者惟其宜而已矣故曰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

項羽論

語曰得士者强楚漢之際豪傑並爭智謀之士所在多有而吾竊怪項氏之無人也項王入關不務安輯秦民而收寶貨婦女以東遂使秦人怨入骨髓而沛公得以還定三秦此楚之所以敗也然沛公初至關中見秦宮室帷帳欲留居之此其志與項王何異使非張良樊噲交諫則項王所爲沛公先之矣吾於此歎項氏之無人也彼范增號爲智士而所見曾不及樊噲何哉或曰項王暴虐非可諫者是不然項王圍外黃三日而降將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外黃畏彭越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項王竟從其

信然則項王非不可諫而爲楚之臣者僅一孺子之不知矣或又曰項王雖得人不能用以韓信之才陳平之智卒使去而歸漢其他可知矣是又不然韓信去楚歸漢微滕公則已坐法斬而滕公言於漢王亦不過以爲治粟都尉及蕭何薦之乃爲大將漢無蕭何高祖安知有韓信哉陳平得用於漢由魏無知其後爲灌嬰之徒所讒平欲求去賴魏無知卒保全之然則信與平之不用於楚非項王之罪彼范增鍾離昧之徒安在哉以陳平韓信在其麾中而不知也夫二子在楚楚無知者是可知楚之無人矣嗚乎此楚之所以敗也

范增論

范增非智士也留侯始將以少年百餘人往從景駒道遇高祖遂事之而不去更始之立也豪傑多薦鄧禹而禹不從及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追及之於鄴夫智者之籌於所從也如此韓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始逃楚歸漢陳平爲楚將以罪懼誅乃杖劍而投高祖此二子者不可謂不智吾猶惜其始之不審所從也是故范增非智士也君子之事其君也苟其君未至如桀紂之無道則無不可以善其終吳起仕魏或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不聽蘇秦仕燕或譖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夫

蘇秦之徒猶能使其君信之而不疑況君子乎古之君子將依其人以成功名必有以深結乎其人者是故蕭何守關中用鮑生之言而高祖悦寇恂守河内從董崇之計而光武釋然則處嫌疑之際使其君信而不疑者必有道矣陳平既歸高祖而灌嬰之屬交譖之夫陳平楚之亡將而灌絳皆高帝故人然平能使帝益厚已而不惑於諸將之多言安有身爲謀主者十餘年而猶爲敵人所間者哉是故范增非智士也

韓信論

世多惜淮陰之死吾謂淮陰不死劉氏不安然則信必

反平曰然信之不用蒯通之說也以爲漢不叛我齊也奪之齊而王之楚信已不平况又奪之齊而侯之淮陰哉是故漢不殺信亡劉氏者必信也然則舍人弟告變信乎曰否高祖在漢末有變彭越英布之徒適以爲笑耳信雖鞅鞅羞與絳灌伍豈肯如彭越英布輩冒昧樂事俯首受戮哉世之論者乃謂信失齊後雖欲反無能爲是何不思信始遇高帝時何如也且夫提三尺劍起布衣而爲天子者非高帝乎天下無變擁數十城而王何能爲天下有變徒手獨呼取天下而有餘信特患不得其時耳苟得其時王齊可王楚可即爲淮陰侯亦無

不可豈必爲今夫高帝崩而呂氏亂作此信之時也劉呂之際天下岌岌矣以祿產諸將才泰呂后一女主而陳平周勃諸大臣謀之然且數年而後定韓信梟雄之姿世無高帝則不能制而欲以平勃之徒當之此羣羊咋虎也故其時亦幸而韓信已誅使信尚在以誅諸呂爲名號召天下天下素震於信之威名可傳檄而定既去呂氏則操莽之業豈足道哉論者乃責漢於信寡恩烏乎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蕭何識信於亡卒之中薦爲大將而鍾室之誅何亦與焉豈非有不得已者歟夫漢始患無信而項氏非所憂繼患有信而呂氏非所憂故

自淮陰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

馬援論

馬援事光武爲中興名將而不能善其終世以爲惜吾謂其有以取之也夫馬援之去隗囂而歸光武猶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歸高祖也然而隗囂之遇馬援何如哉其使洛陽而歸囂至與同臥起而援一言事漢則遂遣其愛子入質而不辭此乃所謂以國士遇之者非如陳平韓信之在楚而項羽不用也當是時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援事光武豈患無立功之地哉而援自詣洛陽無日不以蜀爲圖光武之征隗囂諸將猶豫

而援固請之異哉君子爽絕不出惡聲乃爲戎首乎魯哀公時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以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且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叔孫病之夫不狃固小人而能爲是言彼馬援者曾不狃之不如矣昔趙惠文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嗚乎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馬援功名之士急於立功雖獲所歸終不免於負隗氏然則其後以梁松之謗藁葬城西非不幸矣

魏文帝論

昔東漢之衰豪傑並起而爭天下孫與劉區區於一隅之地其形勢其兵力皆不足以敵曹氏而終魏之世不能一烏乎天下有急之而適以緩之者魏之謂歟蓋魏之不能一天下由丕之急以篡漢也當操之時劉氏之不絕一綫耳然而先主已得益州其勢已足自立而孫權藉父兄之業盡有東南之壤亦非可旦夕取者夫不能取蜀與吳則雖篡漢而天下猶未一也魏武之不篡漢豈其力不足以取之哉今夫以魏繼漢譬如樹已斷之株逐已斃之鹿其勢必得然而漢在則可用以制吳

蜀挾天子以令天下固曹氏之所以得志也曹丕庸才不足以知其父之意而遽取之其明年先主稱帝於蜀又明年孫權自王於江東自此三國鼎立者五十餘年烏乎魏而無漢則亦與吳蜀等耳其形勢其兵力又非有以大過之也豈其不足以一之也昔項梁立義帝諸侯服從項羽弑之而遂以此起兵而卒敗死曹氏之不能一天下與項氏無異其不亡也亦幸而已矣夫諸侯未定義帝未可弑也吳蜀未平漢未可篡也吾怪以笑羽之愚數操之智而又咎曹丕之庸才不足以知其父也

錢徽論

唐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以書屬所善進士榜出所屬皆不與文昌因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所取士皆以關節得之上乃命覆試而貶徽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遂焚之時人以此賢徽烏乎賢者之於天下也人望之如雷霆如神明有為不善者惕惕乎惟恐其聞之也夫使聞之且不敢而況敢以非禮之事干之乎徽以大臣掌貢舉文昌與紳乃敢以書屬其所善者二子不足責焉獨怪徽之為人何使人不忌

如此也淑知文昌之謀而終不肯發其私書其所爲留頗長者然而不知大臣之體淑當日者受其書而即奏之使知朝廷之有人而大臣之不可干以非禮則豈獨無文昌之謀亦所以尊朝廷也淮南王將反而獨憚汲黯以爲守節死義難惑以非使朝廷之上而皆如錢徽天下豈不殆哉當其時叛臣悍將擁兵負固而懷異志者天下皆是也設有遺之以書而使爲弑逆之事者亦將曰此人之私書也而受之而焚之歟鄭子公與子家謀弑靈公子家不可將反譖之懼而從焉春秋書之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使子家聞子公之謀即以告於

公而誅之其為功大矣何反譏之足蓋後之君子苟忠厚之名而無不可犯之節幸則為錢徽不幸則為公子歸生矣可不戒乎

劉蕡論

唐太和二年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考官馮宿讀而歎之卒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烏乎蕡之言直矣然吾有為蕡惜者以為蕡直於言而拙於用夫宦官之為唐患非一世矣蕡之言曰揭國柄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此豈易言哉以裴度之元勳而屏相位之近求嘗一言及是至於數日之間三易其主宰

相不肯附而傾亦安之其避義以偷倘求定爲謀不以宜官爲讀大殺度所不言者而齊言之変淺而言深力近而關遊其行術乎陳平將去呂氏則日縱酒無一言狄梁公將去武氏則姑周旋其際使信而不疑王忭之除丁謂傷一時之除劉瑾徐階之除嚴嵩其外皆不見異同之迹徐俟其可圖而爲之圖故一發而有以制其死命夫戰哉一擊以倖其或勝者未有能濟者也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豈淮用兵事是不然昔范雎之入秦其意蓋在穰侯而其初見秦王乃無一言論之再三則言攻齊之非計夫使范雎一見而即攻穰侯秦

王固未必能用用而其言或泄於左右則雖危殆矣烏乎劉蕡之見乃不及此將去宦官之禍而先使其身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傲可為哉故曰直於言而拙於用也此吾所以為蕡惜也

鄒元標論

烏乎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議論愈多而國事愈壞然自爭江陵奪情始矣夫吳趙諸賢其陳義甚高其計說甚正固不得以為非也雖然若鄒元標之疏是亦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建言也非以為名也要其君之獲濟也若知君之必不我聽而猶以為言則悻悻小丈夫也豈

是時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皆以此廷杖矣而鄒君者亦旣見之矣吾道之不行吾言之不用夫亦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君臣之間以義合者也彼鄒君者將謂諸賢之去無損吾君臣之義歟留可也若謂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吾不忍立於其朝矣去可也乃覩諸賢杖畢復以疏進進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辱嗚呼可謂豪傑之士而於君子之備行或未有合也且其爲此疏果何爲也哉爭奪怙嫉必不可得而爭矣明大義於天下歟言之者已非一人矣然則此疏果何爲也哉無乃近乎好名者之所爲歟且夫古之

君子誠有殺身以成仁者矣然而江陵奪情江陵之身也殺吾之身以成人之仁亦已過矣況殺吾之身而不足以成人之仁何不愛其身之甚歟吾故爲此論後之君子或不幸而過此當有味乎吾言也

明代爭國本諸臣論

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其爭大禮爭國本稍有依違卽爲公論所不容以今論之大禮之議互有得失而其爭國本者亦未爲得也夫光宗生於萬歷十年福王生於十四年相去纔四歲是時神宗春秋尙富國猶長君之說固無取也且春秋之

義立嫡以長立庶以貴神宗孝端王皇后無子則光宗與福王皆庶也非所以論長幼也論貴賤可矣光宗母王氏乃慈甯宮宮人神宗私幸而有身萬歷十年始封恭妃是年光宗生其亦微矣福王母鄭氏始入宮即爲貴妃福王生又進封皇貴妃然則以春秋之義而論光宗猶魯之隱公也福王猶魯之桓公也公羊子曰隱長則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又曰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夫隱桓之母尊卑至微而隱猶不宜立有明諸臣其未讀春秋者矣且神宗執祖訓立嫡不立庶之說謂皇后尚少倘

後有出是二儲也其議甚正而王如堅朱維京乃云后若有出所冊元子自宜避位何嫌何疑夫所以立太子者為國本也國本不可數易也如諸臣之言則是立之之時先存廢之之意狐埋狐搰等同兒戲豈所以重國本乎若謂福王得立則鄭氏擅政將不可制夫如是必立無母之人而後可也且必如元魏子貴母死之例而後可也天下未來之禍豈勝防哉光宗即位其母老死無母后之亂矣而李選侍者恣睢其間至於宮府交閧而後已熹宗即位李選侍無權矣而奉聖夫人客氏乃挾阿母之恩與魏忠賢表裏相煽荼毒天下馴致亂亡

使爭國本者將逆杜永叔之禍則吾謂天啓之亂諸臣爲之也而諸臣又豈受之乎是故諸臣之爭皆爭所不必爭而其甚者因神宗有立嫡之說遂疑后嫡已殆帝且立妃爲后然考端至四十八年始崩崩而鄭貴妃竟不進位爲人臣子而逆探君父所未有之邪志罪莫甚焉且使孝端竟歿於太子未立之前鄭貴妃果進位爲后則亦聽其以福王爲太子可矣諸臣獨未聞殷太史之事乎乃必乘后之猶在先擁光宗而立之使夫福王者必無可立之道吾不知其何心也至於妖書之獄梃擊之案盈廷喧鬨遂主攻擊古之君子處人骨肉之間

豈如是歟嗟乎明人之學未有自得者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軌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而不知所以裁之其爭大禮爭國本皆宋人之緒論也然而宋之英宗受命於仁宗而爲之子明之世宗未嘗受命於孝宗而爲之子則大禮之議固已襲宋人而失之矣若夫宋人之爭國本其君無子也明神宗旣有子矣自臣子觀之均之吾君之子而又皆非嫡也諸臣不知存秋之義區區以長幼之說爭之何其陋也記曰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其明人之謂歟